

南湖头条

秋歌

这是我在申城过的第一个秋天。

没有看见北雁南飞,也没有看见枫林向晚,更没有看见秋涂黄了树叶摇熟了麦子,或许它们在我不经意的时间里偷偷变化,但我总感觉,有些东西即使是看不见摸不着也是值得纪念的。

这个城市是慢慢进入秋天的,天气慢慢变冷,让你猝不及防的加件衣,加件衣,到最后裹起围巾,才发现秋天已经很深很深了,我们就是这样被季节抛到了脑后,成为季节的俘虏。而那些秋季的前奏,竟带着曾经的日子不知去向。

早晨秋风吹,我在梦中醒来,还未完全清醒便踏上了公交。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早上的街道是清冷的,风抚摸我冰凉的脸,如抚摸自己的情人,我枕着冰冷的窗子,看寂寥的人群。风吹起他们的衣角,他们缩着脖子前行,不看秋风,亦不注意脚下踩疼了几片秋叶。秋风扫落叶,不知道其中的哪片落叶被少年放在嘴边吹出明媚的曲子,而哪一片又遮住了少女左眼的忧伤。

一切都过去了,一场秋风起,谁还能证明那故事还剩下什么?如同车水马龙会辗断秋的故事,而时



光,终究会抹掉记忆的划痕。

可是岸边的杨柳依旧没有变,反而愈发风情了,夏风吹起秋风更柔,好像在彰显自己不老的青春。它还是以前的样子,我还是吗?我站在河的对岸,看河水缓缓,看自己的倒影,20岁的容颜,是否还拥有18岁的梦想?

这个秋天,时光好像显得格外短暂,又格外懒散,我没有去爬一座比忧伤还高的山,也没有去趟一条比思念还长的河。办公室的门堵住了季节来访,而我亦想把被窝当成自己的春夏秋冬。我知道我不该这样的,可是却在梦里不甘。

夜晚被灯光点亮,秋风来两盏诗意,可是吟诗人却不在。晚上的夜晚真热闹啊,昏暗的灯光下满是

摆摊儿的小贩,一车车的水果,被拉在灯光下,仿佛请月光来验货。橘子被黄色的灯光涂了一层蜡,堆得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漂亮,好像是这个秋季最好的答卷,最好的成功,最好的喜悦。小贩热情且自信地对我说,包买包甜,我不禁想买上一斤。我最想要的,是那老板的自信与喜悦,可否卖我一斤?可是我不是一个会挑橘子的人,那次挑的橘子还是酸的,我在秋风中吃了一路的酸。

烧烤摊仍旧冒着烟,好多人聚在那里喝着啤酒吃着烧烤,音乐在上空飘荡,他们是多么幸福,而我每天都在这歌声和他们的笑声中踩着昏黄的灯光回家。秋季的空气是湿润的,夜晚有雾气,导致灯光雾蒙蒙的,隐秘在一棵棵树中间,

散发着光芒,像一个个小太阳。听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个小太阳,那是信念,是方向,可是我的太阳,又挂在哪棵树上?

伴着黑夜的歌声,我看到这个城市凄冷,幸福的人们,成功的果实,迷茫的灯光,随处飘荡的落叶,还有,还有说不出酸的我,以及我脚下忽明忽暗的路。这是秋天的挽歌,奏响这个城市的爱与恨,孤独与幸福,只是这秋歌该归何处,如我不知归途。

天亮了天暗了,天冷了天热了,日子都忙碌起来,我已好久没有抬头看看头顶的月亮从圆变缺,我还是分不清每条路,还是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很多故事,那这个城市对于我,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

秋不知去向,只能穿越人群,兜售寒冷,而我不知归途,只得穿越四季,兜售自己。可是谁愿意收留我呢,我是夜晚居无定所的风,游离在满目苍凉的落叶里,我在翻找记忆,我企图翻到这20年我与这个城市的一切关联,拎着这个季节的风和雨去敲响一个老朋友的家门。可是与这个城市无关的那19个年岁,我该如何翻阅?我像一封没有地址的信笺,只写满了这一季的忧伤,却不知寄往何方。而它注定埋葬在这个季节深深的叹息里,那是你永远不会懂的,关于这个季节和我的秋歌,在你未到的梦里,我唱过,只是你没听过。

诗品时空

落叶

王洋



一阵风轻轻掠过

几片树叶静静滑落

不觉中

已至深秋

仿佛一夜间

来不及回味过去的气息

只留下几片叶子在空中摇曳

秋风萧瑟

历经沧桑

起初的嫩绿已变作金黄

叶的不愿离去

被秋天读懂

缓缓飘落

是秋对叶的怜悯

串串泪珠滑落心底

树的凄凉与无奈

叶的留恋与不舍

清晰的镜头已被定格

树叶

静静的与大地相拥

默默地等待新的征程

叶的瞬间离去

注定着新的开始

曾经的光辉历程

记载过往的壮丽

时光穿透岁月

树依然会托起秋风

捎去对叶的思念

天使在人间

老师的微笑

肖建伟

中午昱儿说:“我越来越爱我们的语文老师。”我习惯性地问“为什么?”呵呵,爱,一定要有理由吗?昱儿说:“第一,我们语文老师教得好。第二,我们老师总是笑眯眯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她笑眯眯的,我们做操的时候她也看着我们笑眯眯的,同学犯错了,她还是笑眯眯的。我觉得我有一个笑眯眯的老师,一个笑眯眯的校园。”我怦然心动:“笑眯眯的老师,笑眯眯的校园。”我觉得这简直像诗一般的语言。我是说不出,也感受不到。

说实话,我每天接送昱儿见他

们学校门口的那条路十分拥堵,穿行时总觉得这是一个拥挤的校园,一个乱糟糟的县城。再者,每每想到他们班级100多人,有些副科上得也很敷衍,我心里就有一些愁肠。但自己也没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也就只能将就了。只是,没想到孩子的适应能力倒很强,更主要的是她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远远比我们强。她自从上了一年级常常感觉上一年级真是太好了,太有意思了!从昱儿“笑眯眯的老师,笑眯眯的校园”,我突然发现我们大人思维固化,在很多事情上也容易过于忧虑,我应该像昱儿学习,于是我就问昱儿是不是也向你们语文老师表示一下你的喜欢呢,昱儿犹豫了一下,便打算把妈妈新买的燕麦糖送一颗给老师。她犹豫,想必是每每满怀热情的想给老师送糖豆,老师一般

都是大人的思维,说:“我不吃。”若大人们总是拒绝孩子的心情,慢慢的孩子就不愿意向大人们表达她的心意了。而善于表达是一个多么好的优点啊!善于表达爱的人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多少温馨与浪漫啊!其实孩子再送老师糖果之类的东西,老师爽快地接受,如果不愿吃就再把这糖果奖励给某个孩子,这样开心的就应该是三个人。像昱儿班的国庆节晚会上,老师用昱儿带的板栗当小奖品奖励敢于上台表演的学生,昱儿觉得自己的零食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多开心啊!

说了语文老师,我问:“你们数学老师笑不笑?”昱儿说数学老师只是偶尔笑,有一次看孩子们的举动,就偷偷笑了。老师偷偷地笑,孩子都注意到了。又说上午老师喊她上台演板,她做对了,数学老师把手插在她头发里用力摸了摸她

的头,又轻轻揪了一下她的脸。她心里那个甜蜜哟。可能因为喜欢自己的老师,昱儿对上学兴致勃勃,我们也每天收听着她播报的“新闻”,听得津津有味。也常常在她讲述后说说我的感受。

之所以想记下这些琐碎,是因为我上午看了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说学习能力是一个综合能力,首先包含五种积极性,分别是向上的积极性、兴趣的积极性、自信积极性、注意力积极、毅力积极。因此孩子爱老师、对校园生活感兴趣、自我感觉良好。在积极的状态下会使她的智力得到发展。而我常常会坠入她作业的细枝末节中,看到她还有许多东西没掌握,不免焦急,不免责备。老师的微笑,在她看来这么美,对学习语文也很有意思,我也应该向她们老师学习,放宽心,和她一起,慢慢来。

往事如烟

奶奶的小院

燕子归来



想起奶奶的小院,想起奶奶,我不禁哽咽,那些温暖的日子渐渐远去,往事却历历在目。

忆小院,最忆那东墙的栀子花。花开时节,一树的圣洁,那种白不是亮白,是我喜欢的水仙花的颜色,在绿得发亮的叶子映衬下,花朵显得格外清雅。清晨,晶莹的露珠沾在花

儿娇艳的脸上,就像新浴后的美丽少女,还未来得及拭去身上的水珠,无限的柔美之态,我见犹怜。凉风习习的晚上,月亮偷偷地爬上枝头,细细端详着花儿的笑容,怎么也看不够,引得那朵朵盛开的仙子,百般娇羞,楚楚动人。芳香在小院里萦绕,一整天一整天,沾满了衣袖,让人欢

喜到心坎儿里。正是那充满魔力的香味,吸引邻居常来小院串门。一进门,准会连连说道“好香,好香”。在他们的啧啧称赞中,奶奶就会自豪地望着那一树的宝贝笑。

忆小院,其次忆院中的那棵柿子树。那是一棵古老的树,自从我记事起,它就骄傲地长在奶奶的小院里。之所以说它骄傲,是因为它霸占着小院将近一半的空间,且显得理所当然。不过,奶奶也很乐意它这样,爱着它,宠着它。在奶奶的娇惯下,他也很争气。树干虽有些苍老,但依旧挺拔,像一位经历了风雨洗礼和岁月沧桑的智者,有着骨子里的坚韧和淡定。它枝繁叶茂,翠绿如盖。遒劲的枝丫伸出墙外,不像红杏那般细碎和招摇,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笃定的气质。每到柿子成熟的季节,树上挂满了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可爱至极,引来同村的小伙伴无厌的眼馋,他们站在树下,一边抬头张望,一边大口大口地咽着口水。可是,馋嘴的鸟儿,先尝了鲜,尖尖的小嘴把香软的柿子啄去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不得不伤感地离开枝

头。站在树下,一不小心就会砸在脑袋上,让人又气又恼又觉得好笑。

忆小院,最后忆奶奶的手擀面和千层饼。奶奶是烹饪的好手,她做的手擀面特别好吃。面条筋道爽滑,放些自家菜园里的小白菜,再点缀些葱花,真是色香味俱全。奶奶做的千层饼更是一绝。用葱油和面,加以调料,擀成面饼,放入热锅中,文火煎烤。刚出锅的饼,鲜香四溢,香脆酥软,口齿留香。每当奶奶做千层饼,我都觉得兴奋不已,好像吃不够似的。晚餐就是手擀面和千层饼,既简单又可口。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石桌旁,漫不经心地聊家常,回忆着过去,憧憬着未来。每到此时,我常常缠着奶奶给我讲老猴精的故事,起初,我又怕又想听,夜晚还梦见老猴精在外面敲门,常常被惊醒。可我没记性,依然在战战兢兢中听着同样的故事。后来,听着听着,我就不怕了,还常常打断奶奶的话,反倒自己讲着接下来的情节。直到如今,老猴精的故事,我仍记忆犹新。天上一轮朗月,栀子花沐浴在清幽的月光中,柿子树静静聆听,婆婆的影子在

微风中摇曳。不知不觉,月亮已度过西墙。

时光荏苒,奶奶的小院,轻啜着一声奈何:奈何在暴雨时,雨榭下落花无数;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奈何岁月斑白了奶奶的头发,催弯了脊背,蹒跚了步履。奶奶含着笑离开了我们,小院里再也见不到奶奶熟悉的身影。栀子花依然盛开,老柿子树下,黄叶堆积,月光幽幽地照在石桌上,冰凉了我的心。

奶奶走了,我们搬离了小院。时隔多年,再次来到小院,已是断壁残垣,荒芜一片。久久伫立在没膝的荒草中,我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泪光中,看到我慈祥的奶奶朝我微笑,和可亲切恍如昨天。我张开双臂,轻轻地说一声,“奶奶,您的小燕子回来了”,却给了自己一个紧紧的空空的拥抱。

奶奶,想念您,已成了我不变的隐隐的痛,我无法忘记小院那段美好的时光,无法割舍对您的深深眷恋。